

# 抗戰時期的陸軍大學

姜良仁

## 戰時的臥龍崗山洞

山洞，是抗日時期陸軍大學隨政府西遷最後的一站，亦為將帥臥龍崗之克難居所，這座阿兵哥大學，降生于清末，國父北平逝世時，致祭的軍事學校，只有陸大有排名列入紀錄。它在政府中及社會上之地位，概可想見。山洞位于重慶市西郊隣白市驛大空軍基地，接歌樂山——中央醫院及各戰時院部的疏散地區。由重慶市區至山洞，約一小時餘之公車車程，交通異常擁擠。自重慶市區西行，經小龍坎、新橋，再穿過老鷹岩地下道後，豁然開朗，四面青山如屏，中有綠野一片，除一條公路，貫穿中心外，其餘都是阡陌交通，軍號、哨音相聞，頗有世外新桃源之景況，但在此習兵學者，并無避秦絕世之意，相反的人

人有抗日救國效忠領袖之決志。

## 上將旁聽生馮玉祥

這個研究戰略的學校，以正則班為主流，其他則有特別班、將甲級、將乙級及旁聽等。特別班，原為超過正則班入學年齡及高階級之將校，經委員長 蔣公特准予以進修機會者。爾後因請求者過多，改為考試入學。三年畢業。將甲級，例為實職之高級將領帶職受訓，為期五月。將乙級，多為不在職之將級軍官、二年畢業。旁聽，無學籍，只奉准參加聽課，不參加實際作業。提起旁聽，還有一段插曲。那就是大兵出身而位居上將的軍委會副委員長馮玉祥，不時來校旁聽。教官見到他來聽課，在講課前，總是先向他敬個禮，道聲副委員長、各位同學！才正式開場上課。這位馮副委員長，不知是真心，還是故作，凡遇到這種情形，他會很幽默的說：「現在我來聽課，沒有帶副委員長的身份來，是打折扣的學員，那有教官向學員敬禮的道理？這樣做，豈不反尊師，反重道？！我的地位是旁聽，當正式學員的資格都不够，照理應該站起來聽才對，現在讓我坐已經是額外的優待，以後千萬別向我敬禮……」他的說詞非常風趣動聽。

## 正則班入學考試難

正則班投考的資格規定，條件不簡單，

最基本的條件是必須當過連排長兩年，少一天都不行，好像愛國獎券的中獎號碼，不能有一點點差錯。也可以說，不是官校畢業，服務到相當的年次，就不可能獲得這個機會。

當連排長年資的投考資格具備了，第二步就是要得到師級及其同等單位的保送，始得參加按全國劃分的各分試區初試。初試及格，然後跋山涉水，冒敵人空襲之威脅前赴戰都重慶復試，好似科舉時代之上京會試，惟缺乏安全感。復試高中了，陸大的金學員才能加身。不論初試復試，都有體檢、筆試、口試等三關，關關都有通不過之威脅。尤其復試，格外的嚴，筆試入場時，除了零用錢及必要之文具外，不許攜帶片紙隻字，所有扣袋，都由監試人員負責搜查，以防夾帶。體檢絕不像今日之各種考試，等因奉此，相應通過。血壓稍不標準，尿有蛋白及糖之反應，有「B」跡象者，均被淘汰。口試的問題，頗多絕招，如牛起身，前後足孰先？試場門口踏步若干？軍常服上有好多扣袋……扣子幾個？以測驗與試者對日常事物是否細心注意。有時考試官故意予受試者打莫須有的官腔，如「身為少校，連敬禮都不會。」看！你的褲扣子都沒有扣好。」以測驗受試者是否沉着及有否自信。好多大而化之的或不沉着的，就這樣倒了楣。因每期限額一二〇名，且前途燦若春花，競爭非常激烈。當時一般官校



抗戰時期任陸大教育長最久的徐培根將軍。

畢業後有抱負的年輕軍官，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，就是畢業下部隊和敵人拼鬥幾年，光榮殉國，則完成。蔣公不成功便成仁之神聖召示。若在征戰中留得餘生，則力爭上游投考陸大，因此陸大成為全軍青年優秀軍官嚮往的目標。考進陸大是軍官的殊榮，也是前途光明的象徵。

### 陸大學員天之驕子

蔣委員長對陸大學員特別器重，愛護備至。他在山洞的官邸，只要他不住在裏面，陸大學員，憑校徽及領章可攜帶眷屬或女友；自由通過警衛森嚴的憲警門禁，進入官邸遊玩或攝影，對陸大學員親如骨肉。這裏要附筆者，國共開協商會議時，毛酋澤東來重慶（他的生命担保人是美大使赫爾利）。委員長曾把山洞的官邸供毛住宿，委員長蔣公氣度之寬大仁厚，無人可與之倫比。蔣公的僚友魏德邁將軍，戰時也會在山洞官邸客居。由此更可反映出來，蔣公對陸大學員



陸大教育長萬耀煌將軍。

的器重。難怪在學校裏流行着「金學員、銀教官、X職員。」的閒言。委員長日理萬機，但有時却抽空蒞臨泥壁竹椽的陸大禮堂欣賞平劇與教職員學員同樂。委員長來觀劇，都含有寓教育于娛樂的深意。記得當時上演的，是名滿大後方的夏聲兒童劇團，戲目是陸文龍，忠孝雙全的典型。

陸大的學員人數少，素質高，前途好，待遇有些地方是破格的，譬如軍政部被服廠所出的毛嗶嘰衣料，可配發陸大學員製軍常服。按給與規定，上述衣料是配給各將級單位主官製軍常服的，而陸大學員獨能享用，真是天之驕子，怎不教戰都重慶的年輕姪兒，瞥見穿整齊毛嗶嘰軍服，領上佩陸大領章胸飾陸大校徽的陸大學員要多偷看幾眼。其社會地位及在軍中的榮譽是非常受尊重的。當然學員在某些方面較一般機關部隊為優，但日常過的仍是十分堅苦的戰時生活，尤其有眷的，先生在山洞學習殺敵藝術，太太則在山上演打柴工夫，亦重慶精神另一章也。

### 研究陸海空軍學術

陸大不同於一般大學，一般大學高中畢業，就可參試。陸大學員應考資格限制很嚴，已如前述，他們所受的戰時教育是非凡的，天天有日本飛機襲擊的警報，防空疏散是無法列入教育計劃應變必修課。日本也很慷慨的自長空送來鐵魚，學員隨時要記下血禮，以便他日血禮血還。

陸大教育，顧名思義，好像只學陸軍戰術為主。其實不然，海空軍戰術也并同學習。所以陸大不但有優秀的海空軍教官，還有

優秀的海空軍學員，這是非親歷其境者不能想像。又陸大除學軍事課程外，還學非軍事範圍之課程如微積分、國際現勢、政黨政治、英法德俄日各種外國文（每人選修一項）及音樂等，這也是般人所難料想得到的。由于上述的學習內容，一個陸大的學員殊非等閒之輩所能輕易充數的。當然它的教育重點是放在兵學方面，自團營戰術，而師、而軍，而方面軍而大軍統帥節節都進修。不過，這些畢業的學員實際上能幹到那一階層，是要看各人的機運、造化與奮鬥了！

### 歷任校長與教育長

戰時陸大的校長由蔣委員長親兼，後來蔣百里、陳儀都曾代理過校長，至徐永昌將軍始正式受任校長。教育長負責實際教育責任，歷任的教育長如楊耿光（杰）、王澤民、周亞衛、萬耀煌、阮肇昌、徐培根等多為當代的兵學權威。戰時以徐培根將軍任職最久，歷時將近十年。徐將軍德國參大畢業時名列榜首，不僅兵學造詣淵博，史學、哲學亦精湛非常，識見之超卓、觀察之高遠，罕與倫匹。德人曾稱徐將軍為東方的奧登堡。台北圓山實踐學社總顧問白洪亮對徐將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惜他只做了軍事教育的無名英雄，沒有機會在戰場上立不世之功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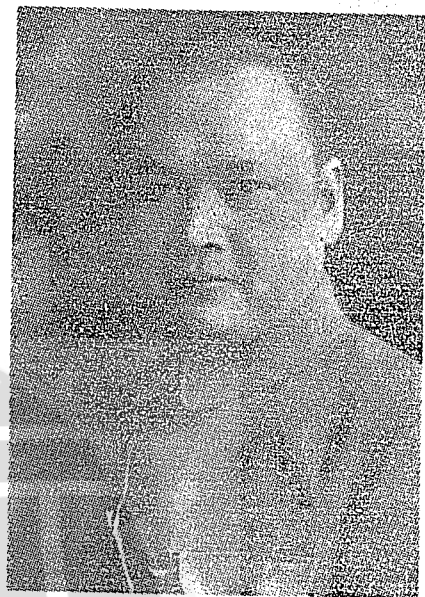
戰時的陸大，是現炒現賣的，畢業之後立即上戰場，平時的圖上戰術，立刻化為現地的鐵血拼鬥。他們所擬各階層之作戰計劃，藍箭頭就是成敗的指標。當年的焦土抗戰。所採用持久消耗戰略，這些畢業學員是奉行實踐的中堅，他們對國家的貢獻，對勝利的爭取，無法列冊統計。換言之，在抗日整個的戰爭中，這些大大小小的諸葛亮予敵人多少打擊，只有日軍最清楚。

# 長 育 教 任 歷 大 陸

王 澤 民



楊 杰 ( 耿 光 )



阮 肇 昌



周 亞 衛



(頁八第見文) 照圖「年十四兵尖交外」典以蔡



。影合屬眷及員官館使大與(者坐中排二)慶惠顏使大蘇駐前戰抗  
。生先如南吳是後之慶惠顏於立中排三第



(左)書祕典以蔡(中)官武煦敬汪館使大朗伊駐國我月三年三十四國民  
。年新賀宮王朗伊往